

王文端公尺牘

王文端公尺牘卷之七

山陰縣南王家屏壁石

文憲門人傅新德敘

書

荅趙定字宮諭

某不佞竊嘗奉教門下投一言之知漸自砥厲振刷以不辱於契誼此心時耿耿焉顧資性迂愚器量淺陋不能削觚毀樸茅靡波隨而意所弗平輒妄有是非固知避忌居今之世其非不佞所能適甚明頃因秘閣延賢謬使不佞得從荆石先生之後某雖不自

量豈不知非據之地不可以處鬼墳之跡不可以溷
於魁人宿德也然所爲覲焉就列未卽引去者計荆
翁且與封輅偕入庶幾乘大來之會得以伸眉張目
一觀泰道之新卽去而耕塞下有餘快耳乃倅來表
奏方以請攝爲辭若是則捧袂無期蓬麻靡託不佞
亦安能眷眷久居於此乎至損辱牋誨纒纒千餘言
援古大臣之義相勗示以守己自重容容於此皆
他人口不肯道某之耳未嘗聞者仰見門下處時之
切愛某之深顧某何能稱塞德意於萬一焉雖然持
微收重非具幹旋之畧者不能若定所守於我不爲

苟容不難勇退則當服膺至教勉矢硜硜決不敢棄
生平而負知己也第荆翁與門下動定尚未可知不
佞方此窺左足而決去留何敢遂議守官之事業有
詔趣門下恐門下不容復淹矣草此占報奉謝謹提
臨楮惓惓不勝延佇

又

某資識迂愚聞於世調趨舍臧否與俗異同心所不
然言弗敢諱此其所蔽也若一念樸誠則以爲事君
交友皆當勿欺使心一是非口一是非羞肺肝而愧
衾影寧死所不能爲也起家一年日侍三公左右才

技短拙無能少分猷念則有之而事關國體言出公
論心之所知其不可者未嘗不盡言相告自以爲忠
於三公矣主上朝講又輟儲位又虛章疏多停閣不
下而日聞掖庭鞭笞之聲不佞以爲此非細故也會
時亢旱引罪自劾冀以一去感悟聖心又自以爲忠
於皇上矣乃昨歲一疏入未下僅蒙宣諭忠愛許以
卜日出朝而止其事載之起居注中可考也今歲第
一疏上九日而後下第二疏竟不下据內閣言則以
爲忤上意也据人言又以爲非上意也而紛紛之說
雜出不佞惡從而知之惟一去可自決耳乃疏再引

疾以去又不許而令聖上三出視朝三公以爲聖意
方有迴旋之機不可悻悻求去乃此暫留而覲冒則
愈甚愆尤則愈深矣語云事君數斯辱朋友數斯疏
不佞蓋兩蹈其失焉而何敢以不肖之迹塵門下省
念乎及奉密諭慨惜時事言中膏肓切情竅此正
不佞所仰屋而嘆而向所盡言相告者亦居半矣以
當事者之高明豈不內照而一齊衆楚如咻之者何
門下德望學術三老所推方望以箴砭之言相切磋
或宜尊信而可輕言去哉亦非不佞所願於門下者
矣旋遽手占附報并謝心教外四君子者不佞素所

雅重敢不皈依

荅蕭念渠撫臺

自臺下被命撫鄖三省將吏士民延首而南望者已
五閱月衮鉞幸已承代其將吏必且廩廩受署士民
必且喁喁望澤環鄖襄數千里之地鼓舞可想來轍
乃若虞於民俗龐雜災沴頻仍圖所以鎮定安輯之
畧此在臺下經綸之業特其緒餘耳誠移向之撫漣
者撫閩一指顧咄嗟可使犢悍畢馴凋殘盡起者也
不佞何能贊一詞哉然滇所慮者夷而鄖所慮者盜
夷易戢盜難防也禦夷在將而弭盜之權在有司今

有司飾最課職虛聲者往往而有其以循良得譽惻
愍受知者絕少惟臺下留意不佞所至願焉聞懷不
悉

荅徐孺東符卿

人臣任事難而任創獲之事爲尤難北方水田未有
興者而興之自公始此天所以惠國家而生公以開
無前之利也責任誠至重矣不佞雖嘗佐末議左右
顧安能必有司之議與公之議合而田野百姓之心
與公之心合乎此所謂創始難也乃今輟軒出巡數
月矣其所過州縣有司安之行阡陌間父老安之迄

無一言片詞稱不便者聞於京師而客自外來若不
知有水田使者在於地方固知有司之議已合於公
之議百姓之心已合於公之心矣不佞乃不復以公
之任事爲幸而能以得宥司百姓之權爲喜夫彼有
司百姓皆已歸心而功業有不成者乎區區鄙私不
勝欣慰惟公燁心圖之望重海內無以爲勞此不世
之功倘輟則難作者也錢糧工役之役

荅張仰峯太守

廣平吾文舊游之地旌軒再至其士民懽欣愛戴可
想願往歲纔鄆鄆一縣欲澤耳今聞郡望賜非薄施

弘濟恐無以慰其心今時吏治大抵虛華鮮實專務飾功課獵聲名而於百姓疾苦漫不關心甚者敲朴民之肌髓治廚傳充苞苴以悅上司稱過客枷鎖在獄筐篚在庭餓莩在途而吏胥皂快無不飫甘鬻肥履絲衣帛者吁此豈但無爲民父母之心亦并人心而卞之矣不意讀聖賢書受朝廷官爵而挾以殃民毒衆負聖賢之教背主上之恩如近時士大夫者也望吾友以此輩爲戒躬行節約勤恤民隱愛民如子治郡如家如此而民生不遂民心不服者自古及今未之有聞不必問上司之知與不知矣忝在道義敢

以相規不佞罪戾叢積亦冀吾友苦言見督也

荅趙南渚儀部

某自總角爲諸生卽不喜設町畦立門戶惟心所獨契者欣然慕好嚮往之而又耻爲世俗昵比之態故今入仕二十年簪紳之游徧海內而孑然若無與也非寡交之謂也不欲以不肖之身辱賢士大夫而樹私交之幟於世然而心之所獨契者未嘗無人人自不知耳若公之貞標亮識昌言於棄灰徙木之辰時不佞尚未識公顏色而已心嚮公於層霄千仞之上矣迨備員春省忝廁同寅竊見一時賢傑方矜意氣

競功名而公獨蹊挑不言晚蘭自茁冲然有君子長
者之度焉不佞乃益服公德器不可及則羨以爲野
鶴之在鷄羣也其慕好之深如此以是會一二名賢
長者數誦公及會公却又不能自道倘所謂還不謂
之耶頃叨庇起家再侍左右庶幾稟承榘誨奉以周
旋而不意有重闔之感素輟東矣別後悠悠甚慙鯨
曠乞休莫遂復此羈淹朽憊之軀顛隤可待辱書齒
及特布生平嚮往之私以見交道自有合而不在情
好疎密間也世之言交者溺其分矣卽不佞終身子
然寧有憾哉述以請教并候孝履良晤未上曷任神

馳

荅李二霍年丈

承教經畧西鎮十事章章誦之所謂固封守調兵食
撫番禦虜可謂盡制曲防謀無遺策矣而獨有言洮
河綿亘數百里邊長費鉅修築爲難者竊謂封疆之
役但當計便利何如耳費不足惜也據大疏度量道
里估計夫費工不踰三載費僅四五萬金而足國家
何惜此小費而不以就百世之功哉此一事者須翁
毅然決策日餘是者十九俞旨行下矣草次布復不

盡

答趙冕字中丞

當撫遼左時適值封倭之議殘基敗著局已大輪姑
且尋切索和苟延晷刻希塗耳目而已扶同欺蔽轉
換支吾凡有識知莫不惋恨固知端人正士必不肯
依違遷就其間也袞鉞旣還夙負盛名爲衆所高仰
者始排封議而攘臂請纆及擁節旄遂緘口不復言
剿伐之事且回面佐欵而行成矣士之不可以名取
言觀如此世豈復有公論可憑清議可畏哉乃益服
門下之卓識遠見加人一等矣至於國事可憂莫大
於否焉剛正如天卿不能扶掖萬分一亦復客客他

尚何望如推官一事一官不點更推一官夫一官之外別有一官可推則上之不點當矣疏一日不下更延數日或旬月然後催請夫一日之事可延至數日旬月則上之留中是矣且每推輒列三四人或六七人以請若此是禹咎稷禹林植而周召畢散之佐如雲也卽聖代多賢亦不應取以充數使如拈鬬射覆可以偶獲而幸遷其待之固甚薄矣何望主上崇重之尊禮之哉昔趙中令嘗薦人於宋太祖不用已更薦之至怒而裂其牘復補牘以進再裂再補不易初言太祖竟悟使今之司銓者有缺則慎簡以推推則

必求其用用則必求其速上或不點則力薦其才望
之宜疏或不下則直陳其缺人廢事之弊不聽則連
章而請又不聽則伏闕以俟以去就爭以死生爭前
者被譖後者復然上卽威嚴能無感動惟得失之念
重顧忌之累多藉口於調停專意於阿順始力爭而
不敢繼力爭而不能展轉柔從勁氣銷沮雖有執奏
罔敢批鱗一請不諧便已結舌下怯上玩遂以爲常
無怪乎官屢推而不點疏屢趣而不下也可勝嘆哉
可勝恨哉此非草野廢人所宜妄議忝在臭味聊此
發抒當亦不以爲狂謬也

天
卷之二
答戴中齋年丈

向侍丈京邸值時事紛紜我輩以孤危之踪能靜正相依力抗搖撼虛舟任觸墨守從攻心跡付天功名委命幸免墮落讒穽抵冒機鋒敢望僥踰以有今日是誠夢想不及耳目所驚驟然臨之且疑且卻旁皇蹢躅如臨淵谷如據蒺藜卽丈有不能曲體其情者矣要以一念精忠天日可鑒經硜小節山嶽難移決不肯弁髦生平瓦合時俗以羞當世之士類辱三晉之山川也倘國事可爲當勉圖匡正或世道難挽必且以大義引還若乃壯頰以逞第不敢也折節目全